



皇
明
文
衡

二十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五

哀詠

哀志士辭

宋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慨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諫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八年二十五始知讀書貴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

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雖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頽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笑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擲日月為含遂孤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

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满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惻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

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
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鄆汾
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叅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
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
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
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
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
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潛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
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裡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
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

曆麟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
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
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
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
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
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
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
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
我豈闔靡一物不知吾儒所取獨立千古上邈寥絕爾身雖
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

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賦吏風采凜凜祭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挾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其奇為人

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膏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拜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

之信陵攜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
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
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
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
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
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
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饑秦
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
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淩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
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
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

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介去如箭商顏有芝曄
曄徃徃可以葆神可以樂饑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
旻明我心

商節婦誄

胡翰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
又哀之以辭皜皜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
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
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
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
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
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
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

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
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
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
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
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衄
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
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闈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
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
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
不脫止則汗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
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
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徃徃有之吳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

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
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
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
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
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一
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
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
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
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
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
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
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

有下早公
哉余雅尋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爲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
真張氏與淵皆嶧縣人誄曰
有倚者蘭兮繁霜其倖之有嗟者瑞兮烈火其焚之雖則焚
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界之

師山鄭先生哀詞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爲古文或以黃犢駕
小車人或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
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
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
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東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
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
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群峯遺趾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

慨抽辭哀些敬酌一觴其辭曰

邇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奔
奔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與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
兮濟冠佩之如雲繫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
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
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
四海之震驚詔條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
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
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豈不可測
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申兮蔽而
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
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粵千古而彌馨徘徊茲

山兮採草木之群榮
酌清觴而灑涕兮
惻林鳥之悲鳴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蘇伯衡

我師克瑋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

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
乃强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

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家袁州

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禺陳克齋

先生先生師徵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

皆世其學君蚤有譽于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

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

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

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

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
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父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
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
存更喪亂家娶母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學隕先緒今名
在俘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
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
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
椒水涯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睽焉若夫悲思感慨托聲詩以
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盛年
之作雖不得齒倚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
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
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辭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
薄乎西山服南冠之戕戕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
既非余心之所安歛退而自放兮又繫維而莫余捐奉赫赫
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
萍之川兮湯湯衰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
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水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
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嶽嶽兮泝隴水之硃碑荏苒與莽其蒼
蒼兮羅蠅穴而臊腥神悄恍以內傷兮氣飲絕以外嬰曾日
用之幾何兮竟竟釋而蜺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卽長夜之冥
冥亂曰芝為蓋兮權為輔仍子陽兮羅浮層城慌惴兮阻以
脩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胡為兮海之陬颶轟轟兮為霾為
雪叢薄黯黯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竟歸來兮

無離郵晞汝髮兮臥龍洲洲之上兮鬱松楸竟不來歸兮使
我心憂

弔唐應舉文

廷雨

先丹崖而死濠兮余不知其萬一後衆人而弔丹崖兮慨予
懷其孔靈咸腎亂以自底于亡兮鮮斯人之靡忒心正直而
守經兮寄粗糲於豪墨既謫佃于隰相兮敢外耕以為食擯
長裾而短服兮雜野處之恒農寒雨泣清肌皺兮炎風扇毒
而乾中悲天命之困窮兮萃多屯於歟躬肅柔不能以覲免
兮胡剛僇之可容彼貪婪而獲戾兮不自覲其憧憧餘賄賂
於肚篋兮傭彊予而猶豐顧吾室若縣罄兮頻百死抑何懲
祿固不充於區釜兮既乃深於九淵寂祥鸞而就瘦兮肆跛
鼃之跚跚思古人若或有之兮豈今茲之惟然幸不汚於掩

骸兮子函骨而南還庶情事之既衰兮又將萃其遺編抑丹崖其不死兮大幾絕而復傳執幽明之道阻兮諒斯言之不可宣

哀唐衢辭有序

王達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衢往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韻鳴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驅

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意詎非以衢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瓊瑣者邪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材如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不偶作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酌衢於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衢其知邪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

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崑崙兮以砥礪為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嬖之聯勢衆勢之聯兮固

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
衢乎衢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衢之
弘闊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姘姻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
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顧此而心悞

弔 國使王翰林文

張統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群雄者定光嶽混合乃睠西南
獨阻漸被

詔翰林待制臣禕為正使往諭之時雲南元之庶孽梁王與
漠北逋王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不決越明年冬有使自漠
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八年辛酉

大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闔至則詢公
之遺事知梁王禮貌公暨沒後棺斂言與喻的介合且知梁

王柄臣達理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公於春登楊氏祀
之盡力比北使刼以危言始不克救及蓋棺時土人用浮圖
法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或曰小南門外祝之以火舊謂座
大佛寺後者非是今再閱十有五年為歲之丙子第二子紳
仲縉來訪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無
以致其情懷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
弔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已去家後有書自晉
定來以續大事記為囑乃此行絕筆悵悵在心竟不得接其
影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於此極也統謹以禮慰之曰先
王之制卽遠而至於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致孝者不于其體
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於義為得
况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

時而昭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繒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者有以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卽行與碩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於臨難之時而其平日固已判然於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幸不幸焉若遽以成敗爲優劣則蘇屬國有媿於陸賈顏曾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語矣其

可哉統卽弔祭遂申之以文曰

訪前脩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湯湯其脩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惠有與桂醕兮集衆美以爲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浣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擘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瓜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

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兮終腐朽於荆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翕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驚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莽兮謁重華而是正愛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於

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居兮寧南宇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自述誄

王僊

王僊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沒于元昊者王氏遂爲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賜姓唐元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鎮廬州曾祖王父某祖王父某相繼襲爵改上千戶沒俱塋大蜀山下先府君某當愴懷以材用薦者調民職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潮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所蒞政績卓異字惠小民攘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

祠元運改旺度時不可爲浮海去之道閩閩父老避留退居永福山中爲黃冠服者十年朝廷聘之恥爲二姓臣遂目引決嗚呼是時僊生方六齡家轂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阻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略教之外王父姓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爲秘書丞沒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好雅翰墨之妙絕當世僊不及見之聞先正聞過齋吳公學行醇偉爲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先君沒時屬僊夫子澤教之第未弱冠夫子沒偃偃罔依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瀦少多病負第者三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游陳登入閩過夫子室獲其指授懇懇沐其瓊礫示以瑜瑾一旦如發薤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薦方去海

濱觀光 上國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
下日求齊曾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
表陳情乞終養

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徘徊吳會間不敢留越侍湯藥膝
下始冀收其實而從範已物故閨故老亦凋剝殆盡四睇毗
落無可與語晚得晉昌林誌相與論學假以柯範抗顏為多
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豁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嗚
呼居喪不敢渝禮既合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
推轂者至京師待命黃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
從事郎史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
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勅脩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溫等總

裁之列大將軍英公覆征交趾辟居幕下於是泛洞庭浮沅
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旣而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
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勳大將軍待以為揖客歸仍守其舊官
先娶鄭氏新安人前名御史潛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
族孝養于姑貞淑內得其亮生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
男拱女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此族系出處之槩少銳志
於有為毅乎思準古以取今而用弗以施學雖服群聖獵百
家窮幽明亟於聞道而質淪瘁机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
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而辭愧土苴其為人則似韃而容似
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然疾惡太過遇權貴不能
悅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翫以徇人成功此其見短於世也
見人善不啻若已有之雖匹夫問未嘗不竭以盡與人交內

外莫敢攜此則自以爲長焉若夫倂以爲終身之憾者亂失
所怙哭吾父幾不能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未
幾哭吾友如哭吾之師比得祿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
未立荷

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况茲身繫縲絏西山東陵清而
未分孤臣之號庶女之慟南音之戚梁岬之章孰爲發之日
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迪于丙歲在關
逢麗于鵠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邪孟子曰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因述其系而極之以呼天之辭
用自誅俾後之爲烏鳶爲螻蟻在陽侯在回祿或返其遺骸
或招其魂魄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焉辭
曰

予堅觀夫古之人估材者恒困於弗施志大者唯顛頓之屢
躋嗚呼孟揚矧爾之古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於時而諉
於戾爾負而君爾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六

哀誄

彭百鍊哀辭

有序

楊士奇

宣德五年

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敘無厭也用 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

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爲能事其善者亦且歛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謁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

和留旬浹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侍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要者謂挾制縣官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縣書姓名爲據蓋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卽止勿執亦勿

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鄰不變以是滋召怨其居鄉時

朝廷遣海舟令民夫採梳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好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爲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譴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素囊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好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旣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

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
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

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百鍊適遇
寬恤之令得內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
疾卒百鍊由進士爲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爲
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嬖媚翫愒其所歷兩淮
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間居無
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
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
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搢紳君
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
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爲人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

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
廢公故爲述其得罪之由爲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
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耆耄耄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資正言裨輔邑
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爲下
斧斨狸以牧鷁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乎匪仁誰實聽之漫
不加省惡者脫畧善者墜弃直者鮮念邪者衆說录者以全
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
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
之怡君子之嗟

蔣隱溪輓辭 三首

顧瞻兮堂前卷帷慕兮藉蘭荃陳清醕兮載肥鮮韻悲管兮

切哀絃淒風激兮櫺軒雲黯黯兮靈來旋恍如睹於形色兮
儼若聆夫笑與言言可聆兮意不傳悵思公兮臨几筵

北風凜凜兮天雨霜木葉脫落兮百草黃翩跹旌兮辭高堂
登靈車兮秀冲岡蒿里歌兮哀以傷玄室一闕兮夜甚長
渺渺兮何方螺山崔崔兮螺川湯湯青原與白鷺兮鬱相望
悵思公兮遊故鄉

玉珮兮瓊琚霓衣兮霞裾秉元化兮握靈樞列缺從兮豐隆
趨條陰而陽兮忽卷而舒睨視濁世兮如子渠飄然乘風兮
凌太虛參王喬與韓終兮列仙爲徒遊紫微兮帝之都悵思
公兮邈天衢

楚林王先生哀辭有序

楊溥

予游鄉校時湖湘間有若三吾劉先生南賓陳先生以碩學

雅德顯名當時及予出仕皆物故矣每以不及見爲憾今觀
楚林王先生行跡乃知其與二先生爲同輩重有感焉先生
子愷僉廣西憲司事憲僉之館甥工部虞衡郎中程鑑皆以
廉能名詩書之澤尚存而先輩不可作矣爲辭以哀之辭曰
楚山高兮湘水長仰浮嵐兮俯流光可標兮可航懷高人兮
長往獨惆悵而悲傷繫佔畢於鉛槧兮將求志於所獨也出
膺民社兮亦非大賢之路也緬惟前脩孰不欲爲伊兮爲周
抑有命兮何求嗟彼昧者由顯而河兮較其所獲孰爲優兮
望瀟湘兮延佇挹馨香兮蘭浦諒天道之可徵兮尚有觀於
先生兮

楊處士哀辭有序

胡儼

處士諱美字子將姓楊氏元太和州文學諱榮之子翰林待

制諱景行之孫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曾孫
其先系出華陰漢太尉震後爲廬陵人處士幼穎敏讀書爲
文超於行輩善事重閭以孝稱處昆弟克盡友愛其最難能
者蹈危履險以葬其叔父雖盜賊兇惡亦感其誠意求之古
人不槩見處士之德善如此然卒遭喪亂蚤世不克竟其所
施誠可哀也既卒之四十有四年其遺孤左春坊左諭德兼
翰林侍講士奇懼潛德弗耀乃以劉禮所撰行述來徵言余
惟有德者必有後而後嗣之賢亦必本其先觀於諭德可
以知處士矣故爲之辭曰

若有人兮好修承華胄兮西州抱德美兮襲淳休王韞櫝兮
不售華絲衣兮經經親余愛兮樂孔休鹿之鳴兮崇丘嗟予
矜兮我求漸摩兮息游繫我心兮悠悠迎安輿兮山之陬攀

桂枝兮聊淹留何校童兮黠偷逞不軌兮競戈矛倏乘突兮
怒孺肆毒噬兮仲叟有吳兮莫投淚浪浪兮曷能收旣不余
兮閔憂反繫余兮見雙鷹忽變兮爲祝鳩幸余鑒兮悽悽斂
遺骸兮裳裘閉重泉兮林之藪擷芳兮採朶奉朝夕兮綢繆
慨同氣兮拘浮捐余珮兮是疇念復路兮回輶野闕寂兮將
誰儔對農人兮事鋤耰徒悵望兮西疇歲華荏兮不我優悲
鷓鴣兮鳴鵲鷓鴣哀人生兮迫邇脩短數兮抑又何尤獨令德
兮詒謀鍾厥胤兮遺庥慶澤衍兮聲光流天之報施兮孰云
其幽

吳先生哀辭有序

梁潛

吳先生字孟勤吉之安城人予自幼聞先生名甚熟及來史
館始獲拜先生焉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古今事終日不

倦時方纂集

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簡牘浩繁事有弗得其端者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按其書口誦其語出其端緒節目若引瓢而注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蓋先生識見高明非徒能記臆也其於英豪偉傑之士心志謀畧設施後先亦自然符合於乎使先生用於時措之事業當何如也然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甚高不求阿色於時由是遂與世抹殺終身負此自困不改也其爲文章簡質而溫潤操筆立成若不甚經意者旣成讀之雖苦思力構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

恩賚授河南開封府學教授蓋

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孰意先生遂去此長逝不返邪方去時翰林群公合交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觴相屬謂先生

復來固將動色以相候曾幾何時而盍簪牽袂之歡遂爲扼腕傷神之痛於乎悲夫賦之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者豈非命邪先生長子善存謀返葬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公已爲銘其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靡蕪綠兮桃始花悵獨望兮

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恫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先啓後兮

伊誰弗諒彼連駟兮充達獨方輪兮焉之彼挿羽兮薨薨獨

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弗施兮於已焉汨古

則然兮今奚惑汴之濱兮河之阻洪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羗

獨滯此兮不還雲橫天兮地漫漫使我悲兮憂萬端酌清醕

兮盈樽陳嘉穀兮藉以蓀神來歆兮不可以同古之水兮孔

幽上有叢木兮枝相樛君不懷兮故丘秋霜兮被野曠茫茫

今宿莽君曷寧兮故宇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徐公
誄辭有序

金寔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爲太學博士與從父傳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先生引接良厚求樂二年

仁宗立爲皇太子妙簡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爲春坊司直寔時忝以翰林官屬進講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旣而又獲同僚寔嘗視先生爲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後寔以母憂去官已亥歲復來京師值先生病已篤聞寔至強起衣冠二子掖之坐出酒饌享寔疊疊談別後事爽然若無疾者且曰老夫却粒已期月日唯飲醇酒一爵今日見吾

友當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命二子爲寔引滿數行旣醉辭去將趨行在先生送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計不能北上幸爲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因嗚咽泣下寔亦不能仰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十月二十一日也

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再遣官諭祭且將哀其遺文梓以傳甲辰秋即

皇帝位首詔贈先生太子少保諡文肅建祠墓下勅有司

春秋有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學勁正脩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言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儲君毓德之日能以聖賢治心脩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所學哉先

生之仲子衍受辟爲邑校官奉少傅東里先生所撰墓誌示寔捧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其行爲辭以誄之曰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俯挹渤澥高杭青冥扶輿孕秀夫子是承穉齡卓爾弗訖弗傾初游郡庠具曰老成論爲秀士首詔賓興實華彪炳六館蜚英繁曜麗空忽見夜明萬葩關豔勁松獨貞司成嚴厲衆莫敢櫻學徒千數畏若雷霆惴惴相拜慄蹈矩繩夫子來覲煥若釋冰開顏霽威如飴解酲實由德孚孰曰意迎錫符分教士有軌程範鎔來秀若冶剖錙太學三年薤鹽味經濟濟多士于于在庭悉屏糟粕浥以醇清儲皇毓德簡畀至精瓊琚玉珮我冠影纓引翼惟正啓沃惟誠旁塞多岐示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明良值遇宜作股肱胡不憖遺溘焉遐征哀計上聞痛悼奚勝諄復賻遺終

莫聲情迨于踐祚褒贈首膺秩崇師保謚錫嘉名尊軼三者榮重五更享祠聿建封域載營麗牲有碑玄堂有銘樹之松檟維以楸櫟歲時有事

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醲俎豆登薦裸興頗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裕其孫子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好言遼邈九京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聲有不知者庶幾可徵

裴侍郎哀辭

王直

公裴氏諱璉字汝器監利人初游學郡庠年甚少已巍然如巨人長者久之升太學擢知劔州三年陞浙江按察僉事改江西坐累謫興州

太宗在位召爲北京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

謫武清復被薦爲廣東道御史

仁宗在東宮雅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事又改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洪熙初圖任舊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去知涪州子綸爲翰林編修得推恩及其親公遂棄知州就封以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仕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二公天資俊爽負奇氣眉目明秀議論英發率嘗傾一座其才敏過人當義而行無顧忌初在劔州州產茶民衣食之而爲有勢者所擾公奏請禁止至今民賴其利爲僉事在江西鉏惡佑善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其於賢者維持成就如所親及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河南皂軍山寇發公受命往察之還上討捕方畧寇遂平階州賊王金剛奴等僭名號聚衆八千餘人勢悍甚又命公往公

得其巢穴以計擒之而請釋其餘

上初遣公謂還當大用而用事者嫉公絀其謀間疎之不召見而罷其爲侍郎尤侃侃自信敬恭朝夕有大臣之體在劔易時興學養士至親爲講說賞勤而勸惰諸生多賴以成流風餘澤今尚有存者蓋公之志實然出儕輩故所至有立予之知者如此予所未知者計亦偉特猶是也平生清約自持不苟取妄求仕四十餘年如一日雖累遭譴謫皆非以私過得之故每斥輒復晚節優游以榮名終享有盛福此好德之驗也予爲諸生時已獲瞻風采其後同朝又克深知公嗚呼今不復見矣則安能已於情哉作哀辭

緊公之生兮秀所鍾儼玉立兮偉儀容才旣美兮學則通氣浩然兮縮以充懷奇寶兮慶遭逢有民社兮奮厥庸興惠利

今蘇困窮建學校兮師文翁持憲紀兮揚清風矯一鶚兮橫
太空植善柔兮除姦兇履巉巖兮窺崆峒殄寇難兮銷兵戎
陪鶴駕兮熙事功搖玉珮兮鏘玲瓏副六卿兮位愈隆勤夙
夜兮甚嚴恭涪之治兮安蠶農嬉白叟兮歌黃童詞林清秩
兮恩所封煥勅命兮迴鸞龍優游以老兮當時雍頌詩
作兮聲風淪奄一去兮白雲中混希夷兮超鴻濛望不及兮
心中冲惟疇昔兮抗高蹤事

聖主兮暨

三宗柔清德兮將無同善其始兮慎其終宜壽考兮齊喬松
胡不憖遺兮天夢夢彼控洞兮愚且蒙乃悠久兮昌而丰欲
往問兮安所從蹇徘徊兮發哀悵思公不見兮奈何乎公

弔陳先生文

王英

予嘗至番禺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
德政爲卓魯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後之爲縣者皆貪刻苛
猛予聞而悲之是時公歿久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
官于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
永其思其辭曰

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余兮嗟後時
已十祀心悵恍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顧惟此而徬徨兮
嗟若先生豹隱幽壑兮虬潛重溟處困而亨兮藏晦以明志
熙恬愉兮其繇則宏望之興周兮說逢于殷處此下邑兮不
騷以進綰章與綬兮佩仁履信彼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
既敦兮鶩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鳴皋翔翔兮鷹
鷂利吻張呀互赫兮爭饒肆忿囂噓而群處兮既飫且吐登

稂莠以爲饋兮毀棄黍稷衆離嗷嗷兮夜餒待哺夫豈不懷
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夜而其所
悼兮曰年未中壽材宜棟梁兮胡乃橐朽車可任遠兮輪折
而覆道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顏夭而冉疾兮人孰其詬
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
弗覩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已矣乎先生不可
見諒達人其大觀兮趣順而知變視有形而終化兮理固宜
然彼崆峒與玄圃兮杳而莫攀彭聃之矯矯兮今安在焉惟
死有所不泯兮斯乃爲貴黔婁終窶兮柳下惠之薄仕宓子
賤之有譽兮仲卿之有嘉惠旣在古以爲然兮豈今世之能
違故余祛衆惑之慘戚兮以申先生之思睇列星於冥漢兮
雲霧滃而神馳巫咸爲余致處兮招遺靈而來歸奠桂酒與

椒漿兮重慨想於昔時中鬱抑而坎坎兮乃斐然而陳辭庶
百世之下兮惟先生之是思

哀劉兩溪辭有存

周叙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齋志以歿用效其人之聲
各爲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故人劉兩
溪欲絮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雲延佇沾灑者久之兩
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

主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
侍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幸設他事
下之獄黨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
自明越數日竟就斧殞極刑秉屈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之
荼毒於乎慘哉兩溪平生孝友篤至於朋友急信義教人盡

誠懇居常侃侃以古人自期安成春秋之學自李行簡先生
後紹而大之者兩溪也其在經筵每遇譔進講章非堯舜三
王之道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霸內夏外夷之辨尤深致意
真得講臣體使不遭酷禍所成就可量乎哉於乎悲夫兩溪
余平生同志友也情見乎辭有不能已用寫哀些三章向風
焚以柏之且鋒藁秘而藏諸篋笥他日兩家子孫得而開讀
之庶知兩溪之忠與余之悲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兩
溪者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茨溪後徙家之葛溪余則
周姓敘其名功敘其字石溪其號也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鷓鴣夜
啼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格之兮睇艱險而無蹊天茫
茫兮至道朕名昭昭兮日月齊於乎歔歔兮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晝關兮虎衛阨
塞虺虺縱橫兮變龍斂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遭迴而屏息
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填臆懷哉兩溪兮冤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兮今我
何尤憶忠滅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兮沈清流慘莫慘兮魄
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

大傳安國孫恭憲公誄

劉定之

維昔太公生周邑姜婦文嬪武孕成啓康受封于齊今幾千
禩維安國公復起齊地篤生

聖后配我

宣宗以母

皇上迺登三公維公之德以敬爲主曾冒縉丹書厥名迺取維

公之爵自伯而侯進號大邦 寵祿優優維公之壽踰八望
九玉蟬金貂輝映白首壽爵及德與太公同亦葬于京靈旒
不東內相期頤後昆繩蟄五千十孫殆過呂伋
皇家萬年誰與齊休曰伯叔舅異姓元侯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六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七

祭文

馮牙文

胡翰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荆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潔牲
禱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
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
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
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越端闡撫于東裔列城効順群醜
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赫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
雷厲飛睽睽萬月具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內外
日所出入愴其於鑠罔不震讐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
事不越咫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賁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

監之尚永我翊宜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干至治報祀罔極

祭胡先生文

蘇伯衡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楚逮景迫於桑榆乃

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

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衷然而寶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

言顧問

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

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祿之豐道德之究吾所謂貴而不在于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僦屋以憇貸田以耘非樵牧以爲伍則猿鶴之同群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塞坐書詩英俊在列笑談塵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惟交塵網庭暗履綦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牆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爲之呵攜又况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歎歎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

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嗟唏又奚以爲聊緝此言以侑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中以爲是乎以爲非乎

爲廖千章祭常忠武王文

求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真主奔走禦侮目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堂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澣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于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懦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獎率六師灑掃九宇上以報答

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勲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歔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淞江潮神文

謝肅

吳越之交浙江中界吐吞海潮或小或大滔天沃日雪湧霆轟馮其氣勢必有神靈烈烈伍王素車白馬倏陰而陽與濤上下赫赫武穆稱吳越王射潮使伏鐵倚若春二王攸止妖遁鬼匿陽侯海若亦率乃職我維司憲偕彼同寅奉天子命將按八閩群黎是綏百司是糾碩廉儒立風俗再造

鎮鑄一方實在此行道出荆江駕以舳艫惟神祐我濤波不
驚蛟龍鼉鼉滅跡潛形太虛空闊山川清美長風送騶一日
千里我閩關不遠伊邇省風問俗使節戾止賴神之休去
險即夷一觴是奠神其受之尚享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

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竝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犁
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畧以僭竊
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滯滯兮而眯目兮猷炎炎而漲天計票
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
聖明撥仁義爲甲冑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願
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嚙啓予之雄圖惟先生之
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之陋或往兮謂伊呂之可作

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璣璣觀王氣之攸屬兮知
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鬱予衷之耿
耿兮舍

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秘計
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僞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
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
循豫章而東之斬黃與鄂嶽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警茲兩
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喘其敢當聞西
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
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踪跡以指示兮允
先生之成績也

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効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

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構患兮動

宸衷之憫惻

帝曰卿其遄歸兮昇優游於祿食 賜絲綸以褒美兮示
眷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
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
頽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憊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
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
况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
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鯁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
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數載之嘉言承 恩例以聯歸兮敢景
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之是奠登瘞牲于凡俎
兮崇清沽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

而垂華兮露泠泠而淒其靈憫怛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
尚饗

告山川壇文

葉砥

維洪武年歲月朔日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南雄侯趙
某今遣某官謹以潔牲醴幣昭告于 山西闔境山川之神
曰惟靈秀氣所鍾流峙成質長養萬物潤澤群生為利甚溥
其功不細於赫厥靈實奠茲土風雨以時民物以阜災癘以
消盜賊以弭山寧川謐是曰神職 國之盛典報祀維時乃
崇壇墀乃潔牲幣其或不然曷庸神為蠶茲殘酉鳥合其眾
嘯聚巖崖如魑魅然屢勤王師迄無所獲急則獸奔緩則蜂
聚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為時害者獨在于斯堂堂
天朝萬邦職貢東漸西被聲教旁敷云胡茲境稂莠弗除

天子曰咨爾往視師載揚我武必殲厥魁我臨我衆旣戒以誓用祭明神祈爾陰佑敢告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希古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文公之厭斯世而不居其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

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鑒乎斯言

祭王原采文

楊士奇

於乎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乎其歆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

黃淮

嗚呼公之德業文章簡在宸衷播聞中外煥若日星之昭晰固不待區區贊美之蕪詞然而公之於我也道義交情終始無違苟不託之於觚翰曷以致夫感仰之私准自筮仕以來五十年于茲升沉榮辱與時推移厥初承乏職兼兩制僚友之中公尤我知情之相孚堅如膠漆事之可否信若著龜逮夫鸞輿北狩

青宮監國慎簡宮僚以勵翼惟我與公而相依異體同心合

轍竝趨獻可替否一出于正竭謀殫慮靡憚勞勩晉錫便蕃光照倫輩百責所萃曾莫敢支夫何人事之錯迕豈料災禍之荐罹公方入對

明廷旋復釋還故職我則拘幽園土一帶十稔有奇常承憫惻之念屢餽藥食之資詞我膏耗撫我癡兒綢繆懇惻久而不衰忽沾湛恩之汪歲聿起涸轍之枯魚復聯裾而接佩同振迅於亨衢何予孽之未殄遽攫患而遄歸莫致寸忱之報空馳尺素之書俄聞凶問欻然遠至使予拊膺躑躅北望而呼號沾衣被面洒涕淚之漣漣嗚呼哀哉公年八十壽亦云多奚必耄期然而淮獨爲公痛惜者不在壽之崇卑嗟惟冢嗣悖嚴訓而淪惑致陷身於危機由是積憂而成疾徒懷憤懣而莫追幾使垂成之偉績止乎一簣之有虧幸遇

皇上恢宏天地之大德眷念先朝之舊臣其在告也賜
璽書以慰釋其蓋棺也隆贈卹以加恩公之哀榮始終斯
亦可謂全矣復何言焉關河邈悠緘辭致奠矯首文江豈勝
瞻戀嗚呼哀哉尚享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金幼孜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才薦首列近
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惟明惟公寔稱委任仰副
宸衷交人梗化肆造叛逆公贊元戎屢效勞績閱歷二紀撫
鎮災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橋之役公謀既善彼拒弗納
失在輕戰師徒爲勦寇勢披猖惟公秉義奮氣彌剛公蹈白
刃如履平地一心爲國有死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
英風振于遐荒公死如歸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

稽行錫謚恩卹有加命子以官驚誥寔華予忝交游夙敦
情好公既永逝益增悲悼有穀載俎有酒盈樽一觴致奠靈
爽如存

祭吳司業文

楊溥

嗚呼吾友其亡矣夫知吾友者重爲古道惜也古之學者守
道不貳世或雜以異端吾友非周孔之道未嘗形諸語言古
人慎於交際世或以辭色取合於頃臾吾友非道同德合默
默自如人惟驕矜恥於服善去道爲益遠吾友人告之過則
引咎自責不假乎強勉古人以直道爲心世或務智術矯致
物情吾友之待人則惟其誠人皆知古人爲可師惟其溺於
利欲或不免於文離吾友視之雲霄羽毛江漢流澌故其發跡翰
苑師表成均而四海交游六館之士皆擬於古人也使人皆

吾友則無懷葛天唐虞三代惟人不吾友而後彼此町畦始終芥蒂予與吾友託交三十年道義之篤曾不以夷險而變遷予昔南歸謁公於父別之餘篝燈夜語曾不足以盡區區及予北往承途之便知吾友之遠亡雖萬千艱難亦當一見嗚呼吾友亡矣予何能淑言不盡情望風而哭

祭柱國平江恭襄侯陳公文

周忱

嗚呼公之器量超出乎衆人之表公之忠義深結乎主上之知受

三朝之眷倚提十萬之雄師涉川航海智勇並施內則足倉儲於天府外則耀聲威於邊夷晚居東楚兼任保釐冀兵民之緝睦務鎮靜而撫綏况乎笑談尊俎淹貫書詩當吐辭而發論咸卓絕而瑰奇此又縉紳君子之所同仰豈獨介冑之

士愛戴而歸依忱末學無似德菲位卑辱忘年而託契常與進而不遺每輟輟於議論必更僕而移時謂之知己胸臆匪凡人之可窺轉般有法公欲與我規畫而同爲海運有鋒公欲屬我編次而序之事未及就言猶在耳別僅兩月而公奄及於大期嗚呼是可哀也已會通之河漕運攸資曰墘曰閘曰堰曰堤後千百世觀公之蹟者雖庸人孺子亦將感慨而懷思矧我同事得失相規一旦永訣安得不灑涕而歔歔公之爲國臨絕不衰潰表所奏公爾忘私進爵錫諡

天恩疊推公有令子克紹靡違去歲此月陪公北馳天子有詔同趨丹墀今我復往公不可追艤舟淮浦瞻望靈帷爰感今而念昔致薄奠而陳辭公兮不昧鑒我傷悲

祭岐男文

錢溥

嗚呼自吾之使交南也汝與弟嶧皆力疾迎至于楊州比歸自交南也而嶧已死矣吾既哭之而來京汝復送至楊州見汝體羸氣弱不宜以卽遠遂留汝就醫于東吳豈期別踰半載而汝亦死矣嗚呼痛哉向吾同使事者四人或鍾瘴癘之疾或愆使命之宜皆悵悵不自安而吾獨少此二患豈天欲奪吾二子而俾之以苟全邪抑吾寔不德而致天之殃吾後邪不然何間關萬里之險勞苦一載之餘而吾二子之禍不一免也嗚呼痛哉初汝以兄治家有弟尚幼故獨從侍於我者久每歲時稱壽坐我夫婦于堂上具觴豆率妻女升勸盡驪而退衣冠楚楚然眉目皎皎然爲可愛嗚呼今復得是乎吾每朝退汝必升堂致問暮則祇候于門或稟命而出應時以歸氣象雍雍然言論欵欵然爲可喜嗚呼今尚得見

是乎汝年十四五卽能詩綴文往往出諸長者右卿士大夫見之慮有少年高科之不幸豈十載四舉皆阻于病病日深學日篤尤冀脫晦而嚮明成大器于晚就去年哭汝弟猶曰汝在也而今又哭汝矣嗚呼尚復誰可望乎言念及此痛裂于心則天下之痛尚孰有甚于我哉汝於丙子冬生一子啓定而天繼而生二女以兄之子啓實爲之後二女則取赴京來教養之以待成不知汝稟此明秀之質懷此抑鬱之志而精靈所在復念爾父母兄弟乎念爾妻女乎化爲祥雲列星而上燭乎殞之於地者爲金玉乎爲仙芝靈草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吾今寢不成寐言莫能文遣家人告汝兄以葬期復書此以祭汝汝能假之于夢寐以告我乎嗚呼痛乎哀哉尚

翰林院祭李文達公文

劉定之

公生中土河嶽降英魁鄉對廷際于聖明

宣廟擢材

英皇授職遂由宰屬存陞華級諸部乃佐黃閣乃居天順迺
正日贊訏謨公之事

至有始有卒

裕陵復土甫終過密公亦往矣龍髯追舉乘彼白雲仙馭
乃叅公之事親封以孤保父子橫玉以至于老既送考終遽
從九原忠孝克終其曷如焉

天子念公贈謚葬蔭朝行惜公弔賻哭臨矧僚與屬永訣顯
幽陳辭靈几以侑醪羞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謚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
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
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爲累考公
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爲難能而謂今
世之易得邪是宜

朝廷倚之爲輔弼薦紳視以爲矜式也而謚小子雖鳳雁山
斗之仰且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摠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
詎意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邪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
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
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
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其永長矣乎謚庸俾有司祠
諸學官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

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失詞
以告跼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於鄉邦伏惟
尚饗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八

字說

李都尉字辭

宋濂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
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
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旣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
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
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
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
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鄼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
於嬋姻

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

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 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畧致天之討四方旣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

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旣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

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被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馬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躑躑公子交趨競諾都尉

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旣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况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言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迹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旣定爵號之隆冠子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

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

上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卽位追爵爲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旣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勲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爲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獨篤好問學能爲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爲之辭曰

江淮之間

真王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能虎之姿大劍良

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驎萬里償予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弘厥聲烈烈宋公爲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

大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克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殫況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僻爲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惟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惇維惡絕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杗川增山立海受旣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爲臣之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郢公

有子

聖主有臣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詩賦詩成稱旨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饌羞酒漿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爲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

史兼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

上說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予學故來以字辭爲請余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寶殊夏有四璉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爲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上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旣長局度純亮發爲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求矣豈冠巍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嘯歌

君子之爲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書斯善辟諸行塗足不留
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爲鑄豆難
充遷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
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知而
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旣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
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

鼎也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
內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
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
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

言暨爾父之志尚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彭士隼冠字祝辭

梁寅

彭聲之先生之令子曰準於其冠也賓友字之曰士隼余謂
先生以名賢之裔負大雅之望有子旣冠家學克傳士之志
願無大於是無先於是余託好有執友之義乃爲之祝辭以
勗之曰

維月之令維日之吉頌然首服宜莊宜一棄乃幼志服厥嚴
戒爲賢爲能稽古毋怠惟前脩是追惟舊業是繼隼之性稱
猛厲進於善在勇決隼之姿誇情悍忌闇怯貴明斷隼之揚
務捷速審翔止慎搏逐嗟乎善爲人子服勞無弛善爲人弟
敬長匪懈善爲人臣惟忠惟勤善爲人少徐行而後敬遵爾
過庭之聞夫是之謂成人之道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十鈞爲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迺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

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之以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

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惠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趙彥殊字序

方希古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

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和甫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太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

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孰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同年劉君易字序

曾鶴齡

父名友字古之道也字弗當於義弗諧於韻友之過也知其過而不與之正則吾徒之過與嚮者之友均矣一日公退之暇脩撰尹君鳳岐陳君叔剛孫君曰恭主事洪君宗器坐予家閱文字中有謂禮部主事劉球求樂者尹君笑曰求樂之樂當讀爲音樂之樂乎抑益者三樂之樂乎樂而不淫之樂乎將安所適從予曰吾樂之樂耳尹君又奮袂箕踞曰名旣謂球則球何求於樂樂當求球是於義弗當矣且三聲皆可讀是於韻弗諧矣不爲易之何待陳洪二君相顧曰試商之易之當何以咨孫君孫君退遜久之乃曰球音屬石石之精華者爲玉故或以玉代石鄒孟氏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

之事是也今九成之樂奏於

天廷而以玉振之具有顯微宜易以廷振庶與其名相成焉尹君曰然坐客皆曰然明日以言於館閣遽有應聲者曰劉君年幾知命矣亦丈人行矣惡用易爲已而衆共等之皆曰人生上壽百歲計劉君未及其半誠易之則後進起敬於稱謂之際爲日甚長何可因循哉易有之不遠復無祗悔易之爲宜以告劉君君曰竊懼未稱耳誠以見呼敢不唯唯予退復思之劉君策上第列職春官又舉入經筵兼太史所歷皆禮樂之地非球之廷振而何夫豈吾徒得願望之而然邪從而易焉則天下之士不謂吾徒爲諛因序而請劉君易之謂凡相稱謂者悉之

蹇義宜之名字說

周宗傳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

上宴侍臣于奉天門臣宗傳與焉宴罷侍右時臣瑋適以內艱來聞且言曰臣蜀人祖蹇氏曾大父繼祖幼失怙恃鞠于外舅李遂姓焉臣幼蒙恩補郡學生時已復蹇姓今忝登科第仕列侍從而籍猶蒙其姓非所以崇本枝而重所自出之意敢昧死以請

上惻然憫之顧臣宗傳曰斯豈蹇叔之後乎惟蜀自昔多豪傑士朕當名之因御丹書義字賜之以易瑋名并錫楮幣五十緡復念瞿塘四漲梓未易達俾乘傳而歸臣義頓首叩頭無任感激於是臣宗傳退與翰林臣顯臣福南及中書臣允恭字之曰宜之而臣宗傳復語之曰皇上懸爵賞以待天下士士之受賞者有夫而

宸翰之寵者無幾人今義躬承厚賞又重以

御書錫名而期待之至若此義雖憂歸可不日事策勵以圖報於他日乎天章爛然雲漢昭回義尚寶藏之思光紹前哲而有以遺後之人哉

楊道叔簡字序

王直

少傳西昌楊公冠其仲子導而字之曰叔簡予忝爲賓則既以命之矣叔簡又請其義於予乃告之曰導者擇也簡者分別之謂學莫大於擇善顏子之所以爲賢亦曰擇善而已謂之擇則固有所分別矣子之尊公以是命子豈欲假借以稱道也哉其望子至矣夫人之生莫不有是善然不能純是善者氣稟拘之也是故君子必當審其所以發善者由之不善者改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然不能純乎理者物欲害之

也是故君子必謹其所趨是者從之不是者違焉內擇諸心
外擇諸事分別嚴而取舍正人倫日用之間必皆盡善斯可
謂之君子而朋友者君子進善之資也蓋擇之或未精行之
或未當非朋友匡正之益而欲不悖於道難矣然而有損友
焉逢迎阿附以陷於邪僻不可不擇也子讀書以明善擇善
以飭身又求益友自輔而不怠以止焉則子之爲君子也誠
無愧矣傳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子必勉之叔簡拜曰先生
之教是也導敢不勉予嘉其志而願其成因書以爲贈

李璋士欽冠記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革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
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爲之冠戒予爲賓予辭遣价以
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 賜第翰林王修撰

大韶相予爲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爲憤大夫士來與於禮
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條靴
然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
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

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彌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
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時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
祝辭始加曰維 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

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謹
爾威儀叔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
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
爲時之珎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
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

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求受保之以揚芳聲于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非正月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爲管璫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璫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爲敬今制惟於敬天子謂之欽期璋他日用其敬於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旣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子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者庶果能踐言矣豈不遂爲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九

補缺

抱琴聽泉圖

劉松

吁嗟乎空山抱余琴以來歸兮吾將以彈山之窪兮石之端我其聽之兮以寫猗蘭按金徽兮作復止風泠泠兮觸宮徵泉之流兮雲中漱鳴至兮聲淙淙忽幽咽以下愴兮匪絲匪桐啼秋猿之嫋嫋兮下南飛之雙鴻山中之人兮不可遇余徘徊兮中路九疑蔚兮隔烟霧我思南風兮噫其遲暮

代祀海濟紀成樂章

岳正

迎神

金節晃兮續繡翬華搖兮葳蕤舉駿沆瀣兮駕甸始屏翳驅兮豐隆駛鞭雷霆兮叱風雨逆惟怒兮惠惟喜香芬第兮

景懷靡恙洋洋兮如許語神兮神兮斯戾止

禮神

鼓鍾奏兮鏜鏜蕭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璫
羗煜煜兮爛盈箱黍稷芬兮有苾其芳簠簋飾兮厥文孔章肅玄端兮
斂衣裳儼誠敬兮靡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爵初獻兮誠已萃鼻絕噓兮志不悖衣冠肅兮容體懿昭對
越兮疑念慮答元功兮靡自媚眎明鑒兮嚮予意時雨暘兮
醞和氣蒼穰穰兮育羣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爵再獻兮誠正精虛室白兮靈府澄震雷迅兮神靡驚七鬯
安兮端不傾犧尊圭瓚兮兩楹大羹玄酒湛且明民與嘉貺

國與禎千古萬古恒不攬神兮神兮予爾盟

終獻

爵終獻兮誠彌篤神安娛兮光耀燭宥災青兮降釐祿柄予
奪兮揭禍福失恒道兮殃品物陵為波兮川為陸稼不登兮
人不育苦墊溺兮愴怨譴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釐

膳膏芬兮酌酒醞鬯尊彝俎羅繽紛明禋傑制全本文既醉
既飽神載忻嘉貺蕃釐乃爾分惕息受命如有聞錫爾民人
錫爾君八方維時百穀貴上方下方覃厥仁

樂神

擁靈姬兮侍玄女螭吹笙兮鼉擊鼓長鯨清歌老蛟舞河伯
行酒御龍脯百神效順恩湛湛清風嘒為雨風雨維時

澤下土神兮神兮樂何許終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飄輪輶兮雲爲衢羽葆張兮蜺化旗雷公蹕道婢雨師電母
舉燎驅封夷千騎萬騎魚龍隨山爲裂兮川爲移去矣直與
玄冥期神不厭數民允禧年年歲歲春秋祠

大濟詩

降神

大行之西兮王屋之東危巔密岫兮寶神所宮發爲沆兮注
爲榮注流顯伏勢愈雄出雲致雨灌濟功千秋萬歲兮報祀
同

迎神

陰風颼颼寒景流神之來兮驟雨虬螭珠結佩琅玕鏤相靈

作儋原胥儔先驅欲至妖氛收變魑斂迹魍魎愁

禮神

招搖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天有光象在陛兮登歌在堂庶
羞盈俎兮醑酒盈觴神兮神兮爾惟嘗玉帛煌煌誠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官縞衣玄裳蟠兩龍元精耿兮貫白虹休徵
應兮來清風駿奔走兮嚴百工爵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綵雲密幃流蘇敷錦綉重匝鸚鵡鋪明靈妥兮懽且娛慰我
民兮錫以符和氣甘霖無地無爵再獻兮誠已孚

終獻

馮虓鼓舞忻且抃蜿蜒嬉遊隱復見羣靈百恠歛變幻神載

歆兮示昭鑒福我君兮壽無算爵終獻兮誠靡間

承釐

天子壽考民物休降祥祉兮該九州導神和氣迎神騰虎拜
誓首誠愈修神兮神兮良厥猷作神羞兮予爾訖

樂神

吹管兮鳴簫鼓鐘兮伐鼙都盧漫衍騰神熬玄冥起舞點雷
跳神載懼兮何所昭休嘉碑隱妖祥消

送神

膏鳳輦兮秣龍馬蜺旌羽蓋紛布野赭鞭鞭山山爲赭金戈
指天天亦播九垓八埏恣上下雲飛飛兮神去也

李忠定公祠記

柯潛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

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爲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
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址吏部尚書王文端公爲
之記成化戊子

詔有司歲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同
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惟謹又訪其後之秀穎者進爲
學生且盡復其家族之人以稱

德意旣而盛君又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
生請以學傍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爲之提學僉憲游公亦從
通其成方課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途不果
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勵
諸生諭郡守馮君攷封植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
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卽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

不假修治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裸莫安侑如
法郡之人士來觀咸欣躍以爲宜馮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
乃走書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
下之重望以一身去就爲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於奏
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雖庸人孺子猶能誦其勲名
欲改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王之文實在于壁其出處始終
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
小人側目讒言遽起使公屢遭寃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
宋業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
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之虞信任忠賢以爲長治久安
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妄實事人者當勵公所爲不以
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潛之所以欲見

於言也況茲改祠非特表崇忠良爲可紀而廬佛舍不惑於
異端因釋覺不費年民力皆世之爲政者所不能及也遂具
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且以寓潛慕先哲之心云

參不當與虜講和奏議

于謙

兵部爲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叅將都督僉事許貴

奏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內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鑒戒凡四方災異事
干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聞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
三路自舊歲七月以來至今連賊不時攻圍四散搶掠
臣等西路地方又係緊關衝要賊行四通道路節次侵
犯攻圍臣領所部官軍相機截殺追赶累次奏報外切
見邊城軍民赴在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爲經常

之事即目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時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達賊聚集人馬衆大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經營各衛倉廩舊歲民間該納秋夏糧料草束爲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儲官軍馬匹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洒等處與賊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四又况見在馬匹止有二千一百餘匹中間多有新例借勸收買兒騾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三比與原舊馬數缺少二千八百餘匹及照本年二月內臣差

千戶張鑑管領無馬官軍二百一十一員名前去墳嶺墩設伏有賊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內有達賊三人通曉漢話叫稱我一箇是女直同知一箇是浮石叅謀一箇是哈密指揮我未近墩打話你每聽着要講和着管你每的大頭目奏將去連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和我每三班人馬輪流打撓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本奏報外今賊聚衆復入境內擄攘軍民不得耕種切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賊勢衆大就於腰內駐劄趁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與師戰鬪尤須量已料賊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一介鹵夫昧於戰守誤蒙

聖恩監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補報伏望

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

勅在廷内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情由從

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

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賁

勅與賊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墩隘廣積邊儲
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計伐之計若賊仍復逆天背
理侵犯邊城我既有備以進待勞守邊將官運謀出奇
統率銳士奮力復仇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具本該通
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
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
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迤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

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太上皇等因本部參係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

欽依虜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

又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計伐之

計一節切詳賊首先違天悖

德負義忘

恩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
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賁執金繒往使虜

庭賄賂絲入於窮戶虜騎已至於開口繼遣少卿王榮
通政王復又往虜營不見

上皇駕輿而還虜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

朝廷灼見虜情謫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挽戰守今許貴奏和
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
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
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
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
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後契丹
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

萬兩延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
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
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爲含
垢忍耻屈已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
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
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挽
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
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
將帥思舊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

國耻必不出大平之下其或皇天厭亂

列聖有靈黜虜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爲善遣使人貢則示以
善意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賊却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稅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

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之未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爲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而未敢必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因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無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爲不得遂所志矣爲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

僕承楊文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設具鞍馬於余燬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山還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十傍文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書也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謂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尤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

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蔬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琅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巨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多為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僊所居曰琅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誼呼摩曳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

酒更酌而樂賓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直太常博士豐城丁鉉行人永豐表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遂記之

贈汪翁仲魯得告還鄉序

洪武十有九年三月

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春坊贊善臣鐸三吾司直郎臣汪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顧臣仲魯謂曰若知所以見召意乎對曰未之知也上曰日昨仲魯不嘗以老病故請告還婺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過思之若等先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喘嗽爲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疾者往_上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

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若郡邑官執須來見當戒門以絕不則之于東俾僮輩示之曰仲魯卒蒙

聖恩予告還鄉里宜殿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終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愛臣以德是欲臣等全其晚節者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心仲魯得請後謂其寅契三吾曰吾與若親聆聖訓請_手筆之于簡歸寘座右三吾承命唯謹蓋聞古之臣子蒙予病告有矣未聞因告病遂許之歸田者也許乞骸骨有矣未聞并欲全其晚節者

也惟

皇上優禮儒臣眷注無已故與其子以病告蓋若俾之遂歸而求享安榮與其許乞骸骨蓋若俾全名節而不爲罔之生是皆臣子所欲言而不敢言知規以全其身之爲貴而不知規以全其名節之尤爲貴者幸哉仲魯一請告而兩得誠千載之逢也昔宋張魏公退閑零陵杜門謝客邑丞楊誠齋以弟子禮謁公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古之朝臣退閑其待時官若此今吾仲魯以近侍言歸

聖訓戒其謝絕有司又若此仲魯不必遠師魏公唯恪遵

聖訓毋忘焉豈惟名節克完子孫亦職有利哉瓊署諸賢

謂僕所書

聖謨也宜識之首東能言者各繼聲其後云

益陽重新州治記

益陽爲潭屬州西南接溪洞之境壬辰海內兵燹洞墟焚掠州邑人民散亡盜劫恒往來人且相食治所爲丘墟瘡痍予遺依山谷結聚以自保者十餘年迺歸于陳氏始有州官之設然民皆隸軍籍惟將帥命有司但徵其田賦之入而已甲辰陳氏戰敗以亡環荆湘之地悉歸于吳王洞獠皆順服市不易肆民不易業官復舊制山壘隳而軍民分咸相安於無事之域矣明年二月故侯以徵召起金華來知州事下車之日邑井比皆草萊緣郭外數千里行無人煙侯召父老宣布國家威德撫綏旋集旦夕不倦情惻可信孚樞楚弗加民從其令携扶襁褓以還邑里于茅乘屋簷宇相接顧瞻官署不可以不治也乃身倡其民葺完

相繼為學者師曾先生以老病見退處杜門不復接人事
成已去終學官子自為都御史其著述翰墨猶有存者讀
之可為一記嘗往視伯兄遇夏日方永列廣座長林中引
澗水汨道几席下秋月丹桂香十餘里冬時梅在盛開松
晴雪吹墮簷間或攜經論道煎茶賦詩取酒共酌不知日之夕
也暇則出左右臨眺仁山下三峰突起當山頂大石林五色
錯雜每日初出霞相映或雨霽濕光相射紫芙蓉也又多
石龕向東南下半嶺寺樓殿基址相締構泉流出池清徹
可愛竹子紫荆異花卉循山趾而北西為官道邊稷樹退露
山池上枝幹偃蹇葉茂如羽蓋惠庭壘石為座其下賓客
來樹下風四面來崇臺廣榭不與易也不幸惠庭捐館子兄
弟皆出仕子齡亦為家事所累各慨嘆於風塵歲月之在

萬而仁山之勝固在也子齡來京師欣然請於予曰吾於先
人書舍之前構屋數楹以為賓客之館左右為軒窓聚古
今圖書以待來學者其前泉為池雜植花卉錯間竹石以為
燕休之適而吾子亦知有父子矣幸茲太平之暇君與胡君皆早
得謝事以休于家時復追思舊遊與後進之士講道著書往
來於此以游其人亦庶負於茲山先人之志可少成於地下子齡或
亦得聞其緒餘亦少償君不孝之罪亦吾子之所不棄也盍
為記之且請扁揭於其楣與胡君合辭而復之子齡曰吾志
也扁之曰仁山書舍以俟來予復歸鄉與胡君光大數人者
來遊復對床語達旦不寐繼又從解空寺步深林中東山絕
頂由仁山以歸時上與子齡約未常不欣然赴之也未幾而余去
胡君又皆出而仕又數年於此矣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歐陽文忠公晚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今趙郡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忠禮頗不及唐然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禁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曆主上尊禮不如公孫丞相者其肯一朝居乎且公在政和間為職事言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紀錄閱視眷上不忘欲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王荊公方得政識者謂都俞之間有樂子無知之意蓋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斥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致於敗乃翁事亦可恠哉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唐仲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草莽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蝨焉及乎憤亂勇者逞其力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其有成算初非臨事擬議取驗於頃刻間也龍鳳二年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公元信在行陣中矯上以智力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筐篋贊襄省事丞相賢之文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丞相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簽院鄧公上下其論丞相益賢之賜織金紋綺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相秩三品俾公往踐其任練日趣裝予偕龐眉父老并山澤之夫提携倭僂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首執別酒予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助勦易於暴橫公嚴之以律令申之以威武生擒死殺曲當其罪由是軍中

吐舌相戒不敢犯令公知晨門西南鄰盜壓境凡出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後揭虔用祈饗應民有不平侃七控懇必假顏色盡據底裏如夏稅徵絲非其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米為便官廨修飭重建大成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公乃下馬拜嗚呼丞相用人之秋文武彬七輪才授職可謂無愧矣公先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求內而不治可乎今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求外而不治可乎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之克膺是選也公廉潔自將尤長於詩予獲登龍門有一日之雅於其去也故不得敘其端云

皇明文衡卷之一百

補缺

送程憲僉序

唐仲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遣乎使臣之為君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通所以胥失之矣合肥程公以儒起家初

聖上龍興潛淵渡河以宅

帝位公用言者薦遂為中書省都事蹇諤有骨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洋溢貸以自助擢為執法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禡之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僉事明年行郡興安值干戈勦勦之秋與民更始不棘不阿不忍隨之以事暇日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瞻仰文公久之予方以紫陽祠吏告老

從容語曰學校之興書聲不聞虛文耳嗚呼劉項交戰魯猶絃歌不絕故曰曲阜聖人之教也況今紫陽即魯之曲阜也學校廢于衿作豈無倚席不講之羞世之俗吏世之俗吏但欲華爾宮以規俎豆之地殆未知爲教者可勝慨哉公字嘉貞瑰文傑句嘽嘽儒者也予序論古今遣使之道以爲公瀆亦欲上下之情通詩凡若干首於是唐仲推其意序之

送楊尚書序

徐有貞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以禮部尚書楊公彥謚爲南京刑部尚書行有日主事孫曰讓以其行爲請予與公文爲忘形甚久又幸爲同寅誼不可辭公明敏有才識時務多幹局始以進士爲主事爲郎中爲侍郎皆在刑部所歷皆未久皆以軍功遷秩其進取固銳然於公之勞勩實足以當之也比一

二載間福建寇作而江西爲鄰壤遂 命公往保釐之卒用底寧用是 召還陞禮部尚書居歲餘有大臣言南京固根本地而六部都察院多缺正員不足以鎮之

上可其奏事下廷臣論薦而廷議謂公在刑部久練習法比大司寇之缺非公不可遂聞于

上是以前今日之命也或曰 朝廷方資公以典邦禮和神人治上下願乃今輟此而置彼可乎予曰民協于中者司寇之職也而保障南京者 朝廷付託之深意也苟徒以明刑爲公之職業而遺付託之重是不知 命公之意也公之是往其寄不既重矣乎其可不思所以副 皇上之任使乎是爲贈

故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袁先生墓誌銘

姚廣孝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十二月初五日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
袁先生卒于家訃至 京明年辛卯正月二十二日其子中
書舍人忠徹奏聞

上爲之哀悼賜鈔六百錠營葬事遣中貴官祭于其家二十
四日忠徹傳奉

敕旨命臣廣孝撰先生墓誌臣謹奉 命按賜進士出身吏
部員外郎臣陳宗問行狀先生諱珙字廷玉姓袁氏系出南
昌世多聞人宋南渡有諱子誠者知臨安府兼大宗正司丞
扈蹕至鄞遂家焉其孫鏞以進士死忠於德祐間曾祖諱景
安登進士第祖諱衍隱德弗耀考士元文林郎翰林國史檢
閱官博學能文器量恢廓性明果義有所不可則奮力正之

故鄉間以中直稱初衍無子以弟澤民承後澤民仲子士元
謂弟無繼兄之義白於有司奉澤民歸宗而已爲衍子俾得
倫序不紊自號菊村先生實德祐忠臣之嫡孫也生子四人
曰珙曰珪曰琰曰璟珙卽先生也先生性剛毅直方不泛交
於人安貧養志粹乎有道之士也當勝國之季勵精儒業九
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然時與願違遂游歷湖海間遇異僧
別古崖於補怛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訣期先
生後必以術顯先生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
求占者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語言次觀其形氣然後斷之以
吉凶規之以忠義雖達官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豈
以勢利能動其心哉

聖朝啓運天下和平先生乃歸鄞城之西肆新其先業所居

前後皆樹以柳扁曰柳莊鄉之人皆稱爲柳莊先生洪武間
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既拜受卽沐浴
戒行李而起及見

上大悅先生於是肅恭而前凝神佇思面對

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

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
鬚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

真主太平天子也但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卽登寶位時
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 錫賚殊厚
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

上誕膺 天籙嗣登 大寶發政施仁萬幾之暇因感先生
昔言之驗若左右券無毫髮遺失於是 敕遣內侍驛召至

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 賜冠服鞍馬文綺鈔
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

上巡狩北方己丑冬十月尋有 旨召至行在先生卽日就
道

東殿特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於是賜貂裘安車而敦遣焉
旣入覲獎諭有加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復敕驛置歸其鄉
恩至渥也及先生卒

上賜鈔以營葬事遣中貴官祭于其家復 敕臣撰墓誌先
生感荷

聖恩始終榮顯自古所無有先生卒時年七十有六先生平
日篤于孝友天性然也親疾革則焚香籲天減已之年以益
親壽疾果差人以爲孝感所致暨失怙恃哀毀過禮先生時

厄於貧窶衣衾棺槨爲之必竭其力由是禮無不備宗族之貧乏者恒嚮已用以賑之弟妹之孤嫠者咸推恩以撫之有嫁娶之不能者出財力以相成之先生與鄉黨也正而不群處妻子也嚴而有禮交朋舊也以信義而不阿卹患難也救之惟恐不及人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不相聞者餘十年及其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逮于歿者莫之能贖先生收厝以歸其母先生臨利害一以理勝略無顧忌趨避其中義正大如此先生好爲歌詩與客燕飲酒酣擊缶仰天豪吟人以爲康節先生也先生知命之終屬續之日怡然如常溘爾而去故鄉閭父老及所交游者罔不悲嘆公卿大夫士走哭奠祭者踵相接于道先生娶倪氏有婦德子男五人長忠救先卒次忠敏淳而勤於家事次忠教遊藝校庠賡

志而歿次忠徹性資穎悟善承家學由鴻臚寺序班陞上寶司丞今調中書舍人嘗 扈從北巡

上尤寵厚也次忠教又勤于學女一適慈溪士人潘惟聰孫男七八應驪應駉應驪應駒應驥應駉孫女三人皆幼忠徹奔喪歸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扶柩至桃源楊山人舉塋于先隴之左嗚呼先生爲人剛方正學純行端綽有古君子之遺風於是

皇上見知特加禮遇豈惟其技術之精妙而致然爾昔袁天綱父子事唐太宗名著方策以爲希世之有今觀先生與其子忠徹際遇

聖天子始終 恩寵莫大之榮顯豈天綱父子可能跂及者哉先生平日相人之奇驗九靈山人戴良傳備詳茲不復繫

銘曰

袁氏之系出于南昌世多聞人積德其滂臨安來鄞乃爲故鄉鏞死于節德祐忠良文林學古器量恢弘挺生先生資性剛方不泛其交克紹厥芳涉究經史吟詠詩章縱逸弗群雄豪是長不事其家遊歷海邦歛逢異僧奇其目明因以授彼相人之方術日以精名日以張課子畊讀號曰柳莊暨于昌朝際遇

聖皇優寵異等官拜太常子職中書橋梓揚揚旣貴且富日觀清光高年賜歸以壽以康豈期無疾終于蘭堂遣官置奠錫賚盈箱子嗣孫承尚有餘慶葬于桃源先隴之傍勒文蒼堅終古不忘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爲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統中已祠先生于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縣尹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爲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爲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節堂五峰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撫然有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鮮潔規制雖仍平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爲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余以

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爲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觀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註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

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敘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我

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祠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爲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早有成效然後無負於

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士
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鈞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
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
知所自云

叙重刻文衡後

歲乙酉予總學政按徽郡取視
篁墩先生文衡板刻半脫落膚
質平漫不可讀携至京屬應天
府學教授范震校正重入梓越
五月震去代今教授李文會來
校督又三月餘梓人工完序曰

文豈易哉蓄淳釀富本乎氣滄
潛宏逸存乎人肆之英精組圭
倫訓係之治矢洽音德卓執軌
物弗之敢渝成乎教故積以流
者氣也弗父弗昌乘以發者人
也弗際弗盛弗昌厥盛文弗關
之化理以成世教文奚尚乎是

故先後天之象設混茫之首開
也謨典誥訓虞夏商周之元良
也詩書禮樂裔垂至今不廢化
理之自文教之樞也左之浮公
穀之誣春秋戰國之陰賊激烈
後世不并經訓又可推也嗚呼
文豈易哉夫昔宋南鼎偏中原

割裂胡元虜運天日廢湮三光
五岳之氣孕和葆秀昌發固待
我

明也

聖祖首出洗刷振飭

列聖紹休豐培厚衍是宜諸公肆
之乎文即今讀之我有憲天之

制禮無奸神人分無瀆我有範
世之典以勅以裁以匡以表倡
叙民則戎夏各正其方經國有
規而我明之蕃宣岳牧朝享報
聘言動書史以承大小以列卑
貴綱維弗之紊度齊民有具而
我率之一道德同風俗惠茲中

土光復舊物文至此而豈徒哉
駿迅以充氣雋旨以同味規則
沉以毅體裁典且蔚泐泐乎洋
洋乎涵理而妙得也諸公履開
國之運當作育之初侈一代之
制鳴其盛以肇文規信休矣哉
先生篁墩輯惠後學意不淵乎

邇來百六十年文莫盛今日弊
亦極矣修詞者叛常失也詭注
意者荒馳失也宕取徵者弗稽
失也淫誣叙譬者罔類失也強
懷飾易淺者失之澁其文怪以
怒事深刻者失之和其文拘以
削六失生文日病矣甚若奇愁

孤憤沈幽悲慨識世者有隱憂
焉漓大雅之醇疵至和之美嗚
呼弊亦極矣夫豐水有培久之
弗渝樸棧正盛出也無窮右文
翊治膚奏中興新茲成刻諸公
俱可讀也豈無學古而得乎是
故殷盤周鼎古可掩今太羹玄

酒識者自別

嘉靖丁亥首秋之吉淮康盧煥
識

第 8580 /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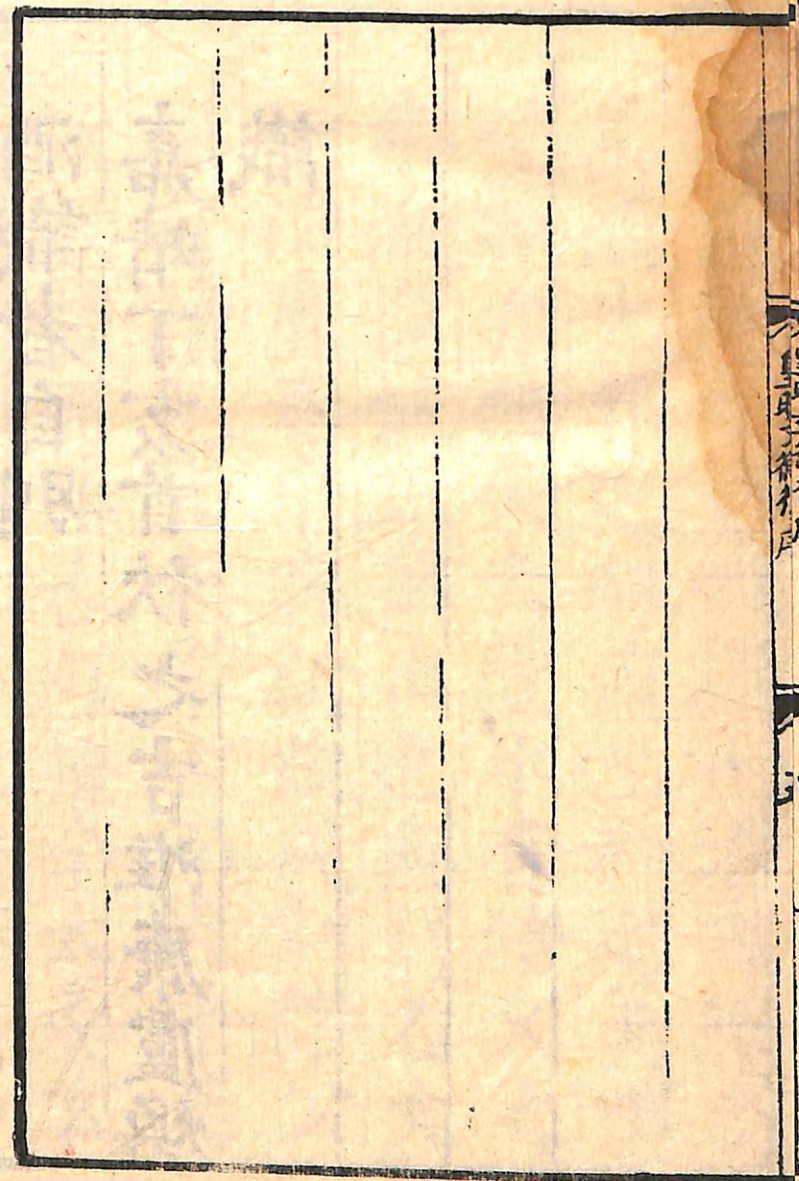
928

國短大

3

図書館

20



卷一百一十五	
SS 115	
一	學研室
二	大正二
三	圖書部

皇朝文獻館

